

春天一来,古今有谁肯辜负这等美景?

放春假“去赏花、去恋爱”?这个古人早玩过

据媒体报道,国内多所高校将放7—9天不等的春假,停课不调课、不补课,鼓励学生们“去赏花、去恋爱”。网友们纷纷在社交媒体发文、留言表示羡慕,希望能享受同样的假期。其实,春假古已有之,中国古人除了“赏花恋爱”之外,还会玩赏景、美饌、诗词、歌赋的串烧,情调远胜今人。

□孙晓明

唐代人郊游有春假

晋人郭璞有一首诗叙述了春日的野宴,表达的正是春游野趣。诗云:“高台临迅流,四坐列王孙。羽盖停云阴,翠郁映玉樽。”郊游野宴,自然以春季为佳,春日融融,和风习习,花红草青,气息清新,难怪唐人语出惊人:“握月担风且留后日,春花卧酒不可过时。”(《云仙杂记》引《曲江宴录》)

唐代长安人春游的最好去处,是位于城东南的曲江池。曲江池最早为汉武帝时凿成,唐时又有扩大,周回广达十公里余。这是长安都城风光最美的开放式园林。池边遍植以柳木为主的树木花卉,池面泛着美丽的彩舟。池西为慈恩寺和杏园,杏园为皇帝经常赏宴群臣的所在;池南建有紫云楼和彩霞亭,都是皇帝和嫔妃登临的处所。阳春三月上巳节,皇帝为了显示盛世升平,君臣同乐,官民同乐,不仅允许皇亲国戚、大小官员随带妻妾、侍女及歌伎参加曲江盛大的游宴会,还特许京城中僧人、道士及平民百姓共享美好时光。

如此一来,曲江处处张设露天筵宴,皇帝嫔妃在紫云楼摆宴,高级官员在近旁的亭台设食,翰林学士们被特允在彩舟上畅饮,一般士庶可以在花间草丛得到一席之地。上世纪80年代在西安附近发现的唐代韦氏家族墓壁画野宴图,描绘的大约就是这种春日野宴的情景。此情此景,唐人诗文中也有生动的记述,如刘沧《及第后宴曲江》即云:及第新春选胜游,杏园初宴曲江头。紫毫粉壁题仙籍,柳色箫声拂御楼。霁露曙光明远岸,晚空山翠坠芳洲。归时不省花间醉,绮陌香车似水流。

青春年少的贵家子弟,春日游宴更是他们的主要活动之一,也是表示他们不负春光的一种生活方式。据《开元天宝遗事》说:长安侠少每至春时结朋联党,各置矮马,饰以锦鞢金络,并辔于花树下往来,使仆从执酒皿而从之,遇好花则驻马而饮。(《看花马》)长安贵家子弟,每至春时,游宴供帐于园囿中,随行载以油幕,或遇阴雨,以幕覆之,尽欢而归。(《油幕》)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后,各乘车跨马,供帐于园囿或郊野中,为“探春之宴”。(《探春》)长安士女游春野步,遇名花则设席藉草,以红裙递相插挂以



隋代展子虔《游春图》,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。

为宴幄,其奢逸如此也。(《裙幄》)趁着妩媚的春光,骑着温驯的矮马,带着丰盛的酒肴,遇上好的景致,便驻马张宴。少女们也不甘深闺的寂寞,也要乘车跨马游春,她们聚宴的方式有些特别,解下宽大的石榴裙,缀围成幄,虽被批评过于奢逸,但藏在幄内也是一种乐趣。还有人带上油布帐篷,以防天阴落雨,任它春雨淅沥,仍可尽兴尽欢。

唐时都城的春游,官府也是支持的,官员们因此还享受春假的优遇。据《资治通鉴》记载,开元十八年(730年),“初令百官于春月旬休,选胜行乐,自宰相至员外郎,凡十二筵,各赐钱五千缗”,不仅放了长假,还有盛宴,增赐钱钞,百官尽欢。私人如有园囿,那就更自在了,如《云仙杂记》引《扬州事迹》所说:“扬州太守园中有杏花数十啜,每至烂开,张大宴。一株令一倡倚其傍,立馆曰‘争春’。”以美人与春花争艳,为春宴增辉,别出心裁。

这些唐人春游野宴的记述,当下在藏区仿佛再现。在气候宜人的季节,藏民们每遇盛大节日,也是盛装美酒,寻觅景色秀美之处,铺上卡垫(地毯),扎帐篷、设帷帐,欢笑竟日,真真是唐代风俗的再现。在拉萨、玉树等地所见,与唐代长安的情形相比,使人生出一种“有过之而无不及”的感觉。人们怀疑藏区的这种风俗与文成公主的进藏有关系,也许是她将长安传统远播到了雪域高原。

宋代人春游惹人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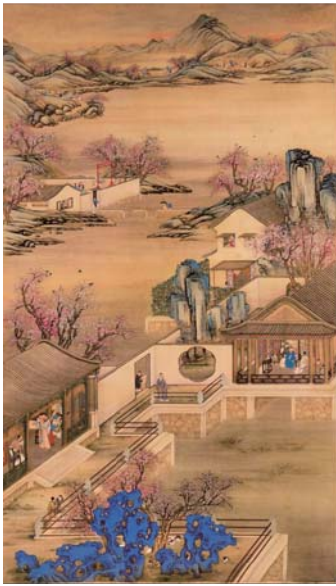
到了宋代,无论汴京还是临安,都可见到前代长安风俗的流播。汴京的情形,在《东京梦华录》上可见一斑:那时春游之盛,以清明节为最:四野如市,往往就芳树之下,或园囿之间,罗列杯盘,互相劝酬。都城之歌儿舞女,遍满园亭,抵暮而归。

临安清明时的春游野宴,较汴京更盛。《梦粱录》中说:宴于郊者,则就名园芳囿,奇花异木之处;宴于湖者,则彩舟画舫,款款撑驾,随处行乐。此日又有龙舟可观,都人

不论贫富,倾城而出,笙歌鼎沸,鼓吹喧天,虽东京金明池未必如此之佳。殢酒贪欢,不觉日晚。红霞映水,月挂柳梢,歌韵清圆,乐声嘹唳,此时尚犹未绝。男跨雕鞍,女乘花轿,次第入城。

杭城人春游的最佳去处,自然是西湖。《武林旧事》说:“西湖天下景,朝昏晴雨,四序总宜。杭人亦无时而不游,而春游特盛焉。”春游盛况,《武林旧事》有详尽的描述:都城自过收灯,贵游巨室,皆争先出郊,谓之“探春”,至禁烟为最盛。龙舟十余,彩旗叠鼓,交午曼衍,繁如织锦。……都人士女,两堤骈集,几于无立足地。水面画楫,栉比如鱼鳞,亦无行舟之路。歌吹箫鼓之声,振动远近,其盛可以想见。……小泊断桥,千舫骈聚,歌管喧奏,粉黛罗列,最为繁盛。桥上少年郎,竟纵纸鸢,以相勾引,相牵翦截,以线绝者为负。

醉人景处,是少不了醉酒微醺的。宋大学生俞国宝醉倒西湖,醉笔抒怀,书《风入松》词曰:一春长费买花钱,日日醉湖边。玉骢惯识西冷路,骄嘶过,沽酒楼前。红杏香中歌舞,绿杨影里秋千。东风十里丽人天,花压鬓云偏。画船载取春归去,余情在,湖水湖烟。明日再



清代郎世宁《雍正十二月行乐图轴之三月赏桃》,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。

携残酒,来寻陌上花钿。

佳境的寻觅,自然不限于春日。还有赏花,也是张筵的一个理由。花开四季,筵席宴的名目也就与花朵紧密联系起来。宋邵伯温《邵氏闻见录》说:洛中风俗……岁正月梅已花,二月桃李杂花盛开,三月牡丹开。于花盛处作园囿,四方伎艺举集,都人士女载酒争出,择园亭胜地,上下池台间引满歌呼,不复问其主人。抵暮游花市,以筠笼卖花,虽贫者亦戴花饮酒相乐。

赏花的方式花样迭出,《曲洧旧闻》说,宋人范镇在居处作长啸堂,堂前有酴醾架,春末花开,在花下宴请宾客。主宾相约,花落杯中,落入谁的杯子谁就要罚干,“微风过之,则满座无遗者”。花落纷纷扬扬,自然是无人能免于罚酒,这酒宴就有了一个雅名,叫作“飞英会”。

郊游中的诗词大会

唐宋时期人们有了众多的赏花宴,也就有了许多的诗文。如唐人刘兼的《中春宴游》诗云“二月风光似洞天,红英翠萼簇芳筵”,写的就是这种赏花宴。类似的宋诗也不少,不乏佳作,邵雍的几首诗值得反复吟咏。《南园赏花》:三月初三花正开,闲同亲旧上春台。寻常不醉此时醉,更醉犹能举大杯。《二月吟》:林下故无知,唯知二月期。酒尝新熟后,花赏半开时。《乐春吟》:好花方蓓蕾,美酒正轻醇。安乐窝中客,如何不半醺。

赏花筵宴的名称一般也都是极美的。陶宗仪《元氏掖庭记》提及的这类筵宴的名称,如“爱娇之宴”“浇红之宴”,以及“暖妆”“拨寒”“惜香”“恋春”等,十分别致。花至美,酒至醇,这种感受并不是天天都能得到的,所以要赏花到花谢,饮酒到酒醉。以至于明人李攀龙《和殿卿春日梁园即事》诗,表达的正是这样的感受:梁园高会花开起,直至落花犹未已,春花着酒酒自美。丈人但饮醉即休,才到花前无白头,红颜相劝若为留。春风何处不开花,何处花开不看来,看花何处好空回?

古人春日尝新有口福

饮食肴饌是承载口欲和精神之所需的载体,春日尝新显示出特有的求新和物阜民丰的希冀。

古时春日尝新重樱桃与春笋,有“樱笋厨”之谓。唐《辇下岁时记》说:“四月十五日,自堂厨至百司厨,通谓之‘樱笋厨’。”又有韩偓《湖南绝少含桃偶有人以新摘者见惠感事伤怀因成四韵》诗注云:“秦中为樱笋之会,乃三月也。”一年之中,樱桃是最早成熟的果实,难怪人们要争先尝鲜了,甚至迫不及待,掐下尚未成熟的涩果,用蜜糖渍来吃。

春日成熟的果品有限,为了尝新,人们要食树上花、枝上芽,尽情享受大自然的恩赐。梅花、榆荚、椿芽、松黄,都是入饌佳品。林洪《山家清供》提到一款“蜜渍梅花”,援引了一首杨诚斋的诗:“瓮澄雪水酿春寒,蜜点梅花带露餐。句里略无烟火气,更教谁上少陵坛。”然后略述了制法:“剥白梅肉少许,浸雪水,以梅花酿酝之,露一宿取出,蜜渍之。可荐酒。较之扫雪烹茶,风味不殊也。”榆荚入饌,见于《人海记》:“三月初旬榆荚方生时,官厨供御饌,或和以粉,或以面。内直词臣每蒙赐食……”皇上爱吃,臣下也沾光。榆荚也用于糕饼,称为“榆钱糕”。椿芽更是美味了,可拌可炒,可腌可炸,还可用于点茶。明代屠本峻在《野菜笺》中有诗说:“香椿香椿生无花,叶娇枝嫩成权丫。不比海上大椿八千岁,岁岁人不采其芽。香椿香椿慎勿啖,儿折摘来占茶,嚼之竟日香齿牙。”

至于松黄(松科植物的花粉),入面做饼,更是独具风味。《居山杂志》说:“松至三月华(花),以杖扣其枝,则纷纷坠落,张衣械盛之,囊负而归,调以蜜作饼遣人,曰松华(花)饼。”《山家清供》述及松黄饼,指的便是松花饼。书中说,“春末,取松花黄和炼熟蜜,匀作如古龙涎饼状,不惟香味清甘,亦能壮颜益志,延永纪等。”作者还说,如果以松黄饼佐酒,“饮边味此,使人洒然起山林之兴,觉驼峰、熊掌皆下风矣”。这是人间难得的美味啊!